

◇ 古代经济 王国华专栏



王国华，毕业于东北师大经济系，深圳市作协副主席。

《耒耜经》记载：“耜有耒，加箭，可弛张焉。……所以进退，曰评。进之则箭下，入土也深；退之则箭上，入土也浅。……横于耒之前末曰犁，言其可转也。左右系，以乎轭也。耒之后末曰梢，中在手，所以执耕者也。……江东之田器尽于是。”这一农具出现于A.春秋战国 B.西汉 C.东汉 D.唐。

以上题目来自中学历史题库。看完之后我笑了。中国古代的农具从出现第一天，就在无尽的变化中，一时一地尚有不同，用搞学问的态度来打量农具，硬是给它划分阶段，搞出条条框框，我只能呵呵。《耒耜经》是唐朝著名诗人陆龟蒙撰写的专门论述农具的经典著作。但在当时，可能就是一部工具书，介绍一下农具的来源、结构、使用等方法。虽然这些文字现在读起来很拗口，如：“耒耜，农书之言也，民之习通谓之犁。冶金而为之者曰犁铧……”古人读时不一定为难，毕竟是非常普及的生活用品，随时能看到，可以跟书中提到的名词一一对上号。

那么，陆龟蒙介绍的这个东西叫什么？就是今天的犁铧。说“今天”有点不准确，这个东西“今天”几乎消失

犁铧，梨花

了，而在我国北方的农村，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还很常见。一些文章常常煽情地提到松软的土地，其实土地大多是很硬的，撒种前必须经过人工松动。耒耜即为松动土地的工具。其外形如木叉，上有曲柄，下面是犁头，用以松土，可看作犁的前身。

我记忆里的犁铧，应该是最后的耒耜，其分为两部分：一部分为犁，一部分为耜。犁为铁铸，下面是尖利的犁铧，像是特大号码的箭头，可深深扎入土地中，划开土地的皮肤。使用过的犁铧，被打磨得闪闪发亮。上面是一根木制扶手，用以调整犁铧的方向和深度。耜是一个长方形（或正方形）的木框，类似东北农村常见的狗拉爬犁，只是下面整齐地钉了一排排铁齿，仿佛把五六个钉耙粘连在一起。松动土地时，以马、牛、驴、骡等牲畜在前面拉动铁犁，人在后面扶稳，铁犁豁出一道道深沟。然后，再用牲畜拉耜，人站在耜上，手牵

缰绳固定住身体。在土地上走一遍，把豁开的土地平整一遍，便可播种。有犁无耜或者耜无犁，都是不完整的。

这种最原始的耕种方法也有危险。比如牲口忽然受惊，猛地乱窜，扶犁人或者踩耜人会被带倒，被犁或者耜刺伤。大概是1980年代，我家和邻居合作耕地（一家出牲口，一家出农具）就发生了状况，忘记了当时是我父亲还是邻居被牲口带倒，锋利的耜齿从脚面上划过，鲜血淋漓。

河北南部及京津一带，有一种梨花大鼓，演唱者手持犁铧片伴奏，叮当作响，颇有特色，后将犁铧大鼓错讹为更文艺范儿的梨花大鼓。犁铧普及、易得，艺人们因陋就简，有什么用什么，倒成就了一种不错的乐器。

在北方农村，犁和耜如今基本消失了，就像当年的呼机一样，倏忽不见。取而代之的是联合收割机。没有了犁铧，也就少了耕种者和土地的一种亲近方式。但我知道，农民根本不稀罕这种听来颇具诗意的方式。实际操作太累太辛苦，完全没有诗意。社会进步，必然要抛弃一些东西。

◇ 大野寻幽 李丹崖专栏



李丹崖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出版有散文集《芳草未歇》《草木恩典》《胃知的乡愁》等28部，文章散见于《散文》《散文选刊》《青年文学》《文汇报》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等。

鹤有白羽，鹤身颇长，腿颈细，有仙姿。故，很多中国画都有寿星和仙鹤共处一图，寓意鹤龄长寿；亦有仙鹤与幽松框于一例，寓意松鹤延年；当然，亦有鹤立于龟背之上，寓意龟鹤延年。

鹤的出现，总归是与延年、长寿浑然一体的。

吾乡曾在明清时期有名园：跂鹤园。跂，单脚直立也。跂鹤，指的是鹤单脚站立的状态，此态，必安逸潇洒，试想，若如临大敌，双脚并用还来不及，哪来单脚直立之说？想起少年时，在故乡屋檐下，观避雨的芦花鸡，亦是单脚站在檐下的干土地上，不时还会把头埋在翅膀下小憩，姿态娴雅，尽显媚姿。

鹤立鸡群，是把鹤超拔于众鸟之上的一种隐喻。鹤有三长：腿、颈、喙。自是寓意长久，中国人的审美现在也关注其中两点。形容美人，优雅一些，会说人是鹤颈、天鹅颈；庸俗一些，也有大长腿一说。人的身高，上半身大都相近，差距永远是在腿上。所以，买成品裤子，常常需要剪裤脚的店，鄙人是不去的，暗地里觉得这是一种不尊重。

鹤避烟

鹤之翔，仪态万千。古有鹤舞九天之句，其下，漫天的祥云，再其下是锦簇花团，鹤在中国文化之中，仅次于传说中的凤凰，被称作“一品鸟”，其富贵如此，令人向往。在清代，一品文官的官服之上，前面的补子上必定是仙鹤图，鹤仰望百花，脚踩细浪，悠然自得。做到了一品文官，可不就是鲜花满眼，滋润富足了吗？事实是不是这样，不得而知。

鹤是具有多面性的。在朝是它，在野亦是它。想起隐逸之士林逋的梅妻鹤子，何等的闲散清孤，以梅为妻，以鹤为子，不食人间烟火，亦不使人间造孽钱了。此鹤又有野仙归隐之幽趣，闲云野鹤是也，令千古以来的文人既向往，又不敢割舍。

当然，也有贪心之说。比如，骑鹤望扬州。被寓意做官、发财、成仙都想据为己有，兼而得之，实在是痴人说梦，痴心妄想。他自己做梦答应，恐怕鹤也不会答应。

鹤之鸣似乎不太好听。鄙人曾在城南水库听过鹤鸣。那是黄昏时分，日沉水面，众鸟高飞尽，鹤也在水之湄起飞奔赴它的巢，一声鹤鸣，甚是凄厉。令正在垂钓一湖秋水的人都赶紧收竿，念去去，不早了，鹤都归去，我亦归去。

鹤是爱惜自己羽毛的。这又让我想起清代一品文官朝服上的补子，是不是也寓意他们要爱惜自己的羽毛呢？越是权高位重，越要讲究德配其位，这份德，异体字为“愍”，寓意“行正、眼正、心正”，一股正气，一派清流，古今中外，概莫能外以求之。

近读北宋诗人魏野的《书友人屋壁》，鄙人还是喜欢这首诗的另一个名字：《书逸人俞太中屋壁》。最起码是交代背景清楚，诗文如下：达人轻禄位，居处傍林泉。洗砚鱼吞墨，烹茶鹤避烟。闲惟歌圣代，老不恨流年。静想闲来者，还应我最偏。

茶，本是古代七大雅事，连烹茶之时，鹤都要敬而远之，实因怕烧茶之炭烟熏黑了自己的羽毛，鹤避烟之举，世之罕见，正因为稀罕，才令人敬佩呀！

◇ 去上花开 胡蛙蛙专栏



胡蛙蛙，原名胡岚，中国作协会员。铁门关市作协副主席。作品见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文艺报》《中国艺术报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北京文学》《作家文摘》等刊物。著有《寄秋书》《风从域外来》。

穿过茫茫戈壁与蜿蜒土路，昆仑北麓的山脚下，一片绿洲骤然铺展。这里树木葱茏，果林连片——杨树高大挺拔，蔚然成林，几乎要遮蔽苍穹；老桑树树身粗壮如柱，浓荫如伞，需数人合抱方能环绕。它们历经风雨侵蚀与酷热干旱，静静见证着这片土地的变迁与生长。

为这片绿洲种树的人，已更迭三代。树苗在这里扎根、抽枝、展叶，终成参天大树；而种树的人，来时鲜活年少，离去时已鬓发染霜。那些离开的人总说，柯克亚是他们魂牵梦萦的牵挂，是此生难忘的起点，是他们梦想开始的地方。

1977年5月17日，柯1井突发强烈井喷，柯克亚凝析气田由此被发现。柯克亚，维吾尔语意为“刺破青天”。如同平地惊雷乍响，这口井拉开了塔里木盆地西南部石油大会战的序幕，一代又一代塔西南石油人自此奔赴这片热土，将青春熔铸进石油事业。从此，柯克亚不再只是个简单的地名，而是成为与他们命运相连的所在。

依托柯克亚的油气资源，1991

柯克亚

年，塔西南石化厂与化肥厂相继建成，彻底改变了南疆三地州缺油少肥的困局，为当地经济注入澎湃动能。从建设至今，柯克亚已走过四十八载。当年的使命早已达成，如今它转身成为塔里木油田首个储气库，肩负起新的担当，再次为这片土地注入生生不息的活力。

七十五岁的买买提·吐尔地，总说柯克亚是他这辈子最牵挂的地方。这里的每一棵树，都是他亲手栽下的。当年土地被油污浸染，是他带着大伙把泥土一抔一抔翻出晾晒，一遍遍用水冲洗。“那时候年轻，浑身总有使不完的劲。看着树苗成活、长高，直到绿荫匝地，心里头啊，比啥都激动。”

没有风景，就亲手造一片风景；没有花香，就让土地绽放芬芳。方圆几十里，除了石油人再无他人，石油公寓成了戈壁上最醒目的地标。在这片远离城市与家人的土地上，他们唯有自己

动手，一点点建设家园，改变环境：最外围种沙枣树，中间栽杨树，最里层育果树。戈壁风沙大，沙枣与杨树便成了天然的屏障。春天新绿抽芽，夏天浓荫清凉，秋天果香在风里荡漾——这样的日子，一过就是半生。时光从不停步，树木也从未停止生长。买买提·吐尔地退休时，他种下的树，已经悄悄划过了三十多圈年轮。

红色的散步道蜿蜒其间，傍晚树林边的鱼塘映着夕阳的光，芦苇摇曳，格桑花在风里热烈绽放。“若不是知道它的过去，若不是亲眼见这遮天蔽日的浓荫，谁会信这是戈壁滩上‘无中生有’的奇迹？”买买提·吐尔地说：“起初种树，只是想工作的地方不那么单调。后来才发现，是种树给了我人生的意义。我爱这里的每一棵树，它们都是我的亲人，是它们让我成为不一样的自己。”

一代又一代石油人，把青春与热血洒进这片热土。他们把树种在这里，也把青春种在这里。他们说：“不是我把青春献给了柯克亚，而是柯克亚点亮了我的青春。”